

和丁聪、苗子、黄永玉等京城老辈儿文化人闲聊,言语间总不时会冒出叶浅予和戴爱莲的名字,他们既对两人的道德文章钦佩之至,又为这对曾经的艺术伉俪未能结伴终身而痛心疾首。更让人感慨不已的,叶、戴二人离异之后,虽又各自组织家庭,但婚姻并不圆满,始终与爱情擦肩而过。所以,他们两人在艺术领域堪称精神贵族,但在情感生活方面却是贫脊的,最后不得不在爱的孤寂中驾返瑶池。

戴爱莲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自幼随母亲移居美国,学习舞蹈,师从安东·道林等世界舞蹈大师。一九三九年戴爱莲考取位于美国西南部的达厅敦艺术学院舞蹈系。求学期间,戴爱莲总是设法寻找一些杂活补贴生活,解决生计。有年暑假,戴爱莲得到充当学校雕塑家维利·科索普模特儿的机会。比戴爱莲年长几岁的维利英气逼人,才华出众。而此时,维利的未婚妻,同样也是学舞蹈的西蒙正好回奥地利省亲。短短的两个星期,戴爱莲以其东方女性特有的韵味,激发了维利的无穷创作灵感,很快,一尊栩栩如生,以戴爱莲为模特儿的大理石雕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维利和戴爱莲火一般的恋情也随之爆发。不久,西蒙从奥地利返回达厅敦。女人天性的敏感使她很快发现维利和戴爱莲非同寻常的关系。而戴爱莲面对这位同是舞蹈系的同学也感到有几分窘迫。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理智终于战胜情感,戴爱莲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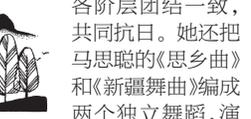
惟有痴情在

——叶浅予与戴爱莲
曹可凡

从痛苦的三角恋情中默默退出,远走他乡,她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学校,到香港寻找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宋庆龄对戴爱莲的归来极其重视,即刻委托廖梦醒安排戴爱莲的舞蹈专场演出,并指定要正在香港主持《今日中国》出版的叶浅予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和戴爱莲一样,此时的叶浅予也正遭受感情的重创,在这之前,叶浅予和漫画家梁白波同居数年,那段岁月,他们分别创作了《小陈留京外史》和《蜜蜂小姐》两部漫画史的扛鼎之作。叶浅予后来在《婚姻辩证法》一文中回忆这段感情时,说“我和白波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事业的搭档。我们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用不着互诉衷肠,迅速地合成自然的一双”。可是,叶的原配罗彩云坚持不愿离婚,梁白波只得忍气吞声,以“情妇”身份和叶浅予继续生活。对此,叶浅予也大为感慨,认为梁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男方有一切的气魄。”然而,这种“不道德”的感情到底不能长久,于是,四年的同居生活在恋恋不舍中画上句号。

此时此刻,戴爱莲的出现正好弥补叶浅予的感情空白,叶浅予自己也说,“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可是,对戴爱莲

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了生物人,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叶浅予语)。为此,宋庆龄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并以主婚人身份宣布他们结为夫妇。当时,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夏衍、丁聪、冯亦代、苗子、郁风等都为他们送上祝福。婚后,他们辗转来到重庆。那时,日寇连续向重庆发动轰炸,情势危急,但戴爱莲和叶浅予不为所惧,各自用舞蹈和绘画形式宣传抗日。特别是戴爱莲与吴晓邦合作《合力》,以此号召



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她还把马思聪的《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立舞蹈,演出轰动山城。但凡碰到戴爱莲演出,叶浅予就成了“跟包”,身兼数职,不但要在后台打杂,还要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要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总之,那段时间,虽然生活清苦,但两人“妇唱夫随”,令人羡慕。北平解放,而且因为戴爱莲的缘故,叶浅予创作了大量舞蹈作品,从《荷花舞》《采茶扑蝶》《西藏舞》,到印度《婆罗多舞》以及罗马尼亚民族舞,不一而足。叶所画舞蹈作品最大特点是能抓住舞蹈变化中最美的瞬间,是动态的,呼之欲出。叶先生告诉我,这主要得益于速写。那时,只要戴爱莲演出,他就用最快速、简练的线条去捕捉舞蹈之美。所以,叶浅予大量舞蹈作品其实是他和戴爱莲爱的结晶。

全国解放后,叶浅予出任美协副主席,戴爱莲则奉命组建北京舞蹈学校。哪料到,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感情出现危机。原因是戴爱莲爱上了自己的舞伴,一个比她年轻近二十岁的青年舞者。至此,

叶浅予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叶浅予是流着眼泪和戴爱莲签下离婚协议的。

和叶浅予分手后,戴爱莲很快踏上新的爱情之旅,起初两人还算恩爱,戴爱莲曾特地来上海拜见婆婆。秦怡记得那天她正好和戴爱莲坐同一列车回上海。途中,戴爱莲一个劲地向秦怡打听,上海人习惯,媳妇见婆婆该送什么礼。秦怡说她也弄不清楚。因为她和金焰结婚时,婆婆已经不在。最后,戴爱莲还神秘地告诉秦怡:“你知道吗?我婆婆和我年龄相仿。”也许是因为个性,年龄,抑或价值观,人生观的差异,戴爱莲的这段婚姻也无疾而终。

经历了五年独居生活后,叶浅予经人介绍和王人美结为夫妇。王人美早年因主演《野玫瑰》《渔光曲》红遍大江南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感情与政治风波,一度精神失常,故而性格比较乖戾,虽说和叶浅予生活了三十多年,但一直磕磕碰碰吵吵闹闹貌合神离。她还曾经在的一封信中和叶浅予探讨生活不和睦的原因“我们结了婚,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1987年王人美因脑溢血去世,而叶浅予因自己突发“心肌梗塞”,未能送老妻最后一程,为此,他感到内疚与自责。

再说戴爱莲。1979年,她应美国拉班舞蹈中心之邀,赴美国参加世界舞蹈大师鲁道夫·拉班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在伦敦逗留期间,她又见到了睽



春暖花开(玻璃钢) 池灏

违四十年的维利、西蒙夫妇,戴爱莲和维利,这对当年的情侣,虽然已是双鬓染霜,但对对方的眼神中仿佛又找回了那段青葱岁月。站在一边的西蒙也看出他们内心的波澜,她知道,时间与空间并未阻断丈夫对昔日恋人的无限思念。后来,当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将要辞别人世时,西蒙关照子女,希望戴爱莲在她死后能够照顾维利的生活。西蒙去世后,戴爱莲毅然飞赴伦敦,陪伴维利。他们还一起造访达厅敦艺术学校,重温那段短暂但却美好的时光。遗憾的是,从达厅敦回到伦敦后,维利便一病不起。连自己生活也不会打理的戴爱莲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护理的职责。她盼望着维利能够快快康复,但维利的身体却每况愈下。1995年元月,维利在伦敦病逝。仅仅过

我那片高高的丘陵,它们是泥土是沙子是红柳是荆棘,是坟地。那土总是湿润的,大块的淡淡的褐黄。走上去感到温软炙热。冬天是厚厚的雪,大风在这里更用力地刮着,从这里吹来的味道,带着惆怅和缠绵。

你害怕吗?红柳枝上挂着也许是逝者的物件。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害怕而热爱,然而许多年过去以后,剩下的只是热爱了。那暖暖的,静静的,温情的气息,从那沙地里丝丝缕缕地出来,怀着无辜和小心,它们说,知道你并没有忘记,这一块高高的丘陵……这里有冈字形的电线杆,发出吱吱的声音,这声音传到河对岸去,到更遥远的戈壁荒原去……

许多东西都变了。我们的长长的小巷,两边是土墙,泥巴和着稻草,刷了白灰,不久白灰又在慢慢地剥落。我们尖叫,大笑,哭泣,慢慢地走出门去,轻快地飞跑回来……小巷,两侧是许许多多的深深庭院。每一个庭院纵深下去,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人。他就是从这里抱出去,抱着他的人慢慢地走,走出小巷,走上河堤,向东,太阳出来的地方,那金色的光和扬起的沙土迷了人的眼睛。这柔软的沙丘啊。他便深深地埋在了这里。在那片红柳里沙棘里开白色花的苦豆子,它那么小那么纯洁就像苦豆子白色的花朵进入到干净的泥土里不愿醒来。我的嘴角的微笑在说,“后来她一直没有把我忘记。她的眼泪落下来的时候,天上的一颗星星无比的闪亮,她会知道那就是我啊。她是一个那么喜爱看星星和月亮的女子。”

他会喊我姐姐。脆生生的。而不是就这样干干净净像一只美丽的青蛙埋进了土里。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时候我们已经懂得去探看他——这还没有去世便已死去的男孩。他乌黑的头发和眼睛,粉红的嘴唇,张开小小的手扑到我们的怀里,他的膝盖大约总会沾着泥土回家……我们把世界上最美的画面给他也给我们自己。他是小天使,所以他永远是美丽的洁净的,那翅膀扇动的风与我们的睫毛对话。我们沿着河堤走,走从前他走过的路,向着这片柔软的沙地丰满的丘陵走来。大约就是这里,你在地底下,我们在上面,想要伏耳在地上与你说话。风又吹起来,哗啦啦的一片响,树叶啊花朵啊许多不知哪里来的物件在风里飘飘。我们黑色的头发也在丘陵上,红柳的花可真美啊,那样热烈,那样喜悦,我们知道你会喜欢。

许多年过去了,这世界上最温情的一片土地原是因为有你栖息着。那丘陵下面便是蓝色的额尔齐斯河,涂了柏油的木船在月影里晃。多么安宁,就像这三十年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像我们还在那小巷里的某一个庭院里,那里有绿色的纱窗,窗子把河水流淌的声音,苹果树摇动的影子,月亮温柔目光的注视,都漏进来啦。所有从前的那些夜晚那样甜美。我们仰面睡着,他扑扇着翅膀来来回回把我们仔细打量。

秕谷

曲曲

中秋节前一日回家。和上一次回家不同的是,院子里的夜来香和小桃红都已经被清除掉。整个院子里透露出一种秋荒凉的气息。攀爬在桂花树上的丝瓜,结的许多瓜已经老掉。一些叶子已经显出颜色。而在丝瓜嫩梢上,却还是长着许多细小的瓜。这些小瓜该长不成瓜了吧,我想。它们来得太迟了,阳光和风等待不了它们长成。

它们会在秋风中渐渐枯萎,到最后的夭折。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有些稻谷到最后还只是秕谷。

息

陈迅



弘一法师李叔同刻过一方印章,上面只有一个字“息”。“息”于他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又名李息霜,曾刻过“李息”、“李息霜”、“息霜”、“息翁”、“息翁晚年之作”、“息老人”、“息尚存”等多枚印章。一再用“息”来提醒自己,大概是有所息,才能有所不息吧。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去年我从媒体上获悉一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人均阅读量排名前5位的国家是:俄罗斯54本,以色列50本,德国47本,日本45本,奥地利43本。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人均64本。当然也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人均4.35本。这是一个让人脸红的数字。

也许有人会说: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甚至超过一本书。但碎片化的阅读让人趋于浮躁,一目十行,过目即忘。不用心的交流能收获真诚而深刻的成果吗?手机阅读当然可视为快餐时代信息交流的捷径,但作为个人修为的读书,应该有固定的、传统的姿势,那就是思想者那种静默而放松的姿势。现在,上海读书人又多了一个姿势,那就是读心会,眼神与心灵的触碰。

也是去年,上海书展期间,有关方面评选出“十大年青读书会”,比如复旦中文博士读书会、公益书虫读书会、季风普通读者读书会、长宁英文读书会、国学新知读书会、风铃草读书会等,我曾经在其中两个读书会里做过讲座,听众很早就进入会场,哪怕雨天。整个过程中他们极其认真,进入互动环节后提问也相当到位,令我非常愉快。此外,我认为思南读书会——它已经跨越了一百期大关,是上海读书会中具有高质量的,也是具有很强号召力的。它将中外知名作家请到现场,把自己的欣喜、烦恼、困惑以及追索向大家倾诉。“我像做梦一样,在以前他们是那样

的遥远,神秘而冷峻,也许还有点神经质,没想到我可以向他们提问,而他们就谦逊地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一位读者对我说的。

这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优势,也是创办人兼主持人之一孙甘露的优势。在今天,资源是一个重要砝码,文学也需要它。氛围也很重要,上海有读书的传统,鲁迅、巴金、施蛰存、黄裳等大师的家差不多就是一个读书沙龙。

读书的姿势

沈嘉禄

龙。有人认为上海文化界有圈子,呵呵,这个圈子现在越来越大了,装得下所有的读书声。我相信所有的参加者,都会在离开思南读书会后增加自己的购书额度。

思南公馆本身也是资源,关于它的前世,许多人都知道了,我不再赘言。成片的老洋房经过一番精心修复,复活在上海的春花秋月,我携太太多次光顾,喝过咖啡,买过几样小摆件,在画展流连,还与两位艺术家一起做过关于大漆艺术的讲座。但是毋庸讳言,定位与现实的差距,又逼得思南公馆必须通过寻找新的引爆点来激发它的活力。上海作家协会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实现了作家与读者的亲密对接。我在文学会馆参加过几次活动,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有时是

听众,高山流水,如沐春风。文学会馆的木牌挂在红砖墙上,也许是这里最不起眼的标牌,但一次性吸引的人肯定最多。文学的精神为这个时尚地标增加了内涵和魅力。

思南公馆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建筑师将法国南部比亚里茨体现巴斯克文明特征的地中海风格建筑搬来上海,按照公董局规划,这个街区有两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一是教堂,一是学校,现在教堂还在,学校却搬走了。但是,读书的种子在上海是不会死的,鲜花的重放不是因为法国人堆积的土壤,它更像一棵长春藤,一路攀援到了老洋房的红墙上。

不久前的一天,我与太太在冷雨中走进了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因为思南读书会,他们在周末接待的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最多一天超过一千人。“都是读书会结束后顺便来这里看看。”我们走到三楼,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三层阁,光线昏暗,陈设简陋,那是董必武的住处。在展厅里我们还看到一份大公报的影印件,一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做得很有意思:《花枝招展的女记者中,走来了朴素的邓颖超》。我来到阳台,恍惚听到那幢带回廊和百叶窗的两层小楼内传来的读书声。

十日谈

周末,来思南读书

书香思南,情缘难了。请看明日本栏。

